

帛書
中
確
記



浙江文艺出版社

司马翎作品集



素履子
卷一

「台湾」司马翎 著

侠

目 录

第一章	池中之龙·····	1
第二章	绝壑天牢·····	26
第三章	廿四疯神·····	51
第四章	美艳夫人·····	76
第五章	九嶷天险·····	100
第六章	洞里乾坤·····	124
第七章	姊妹成仇·····	146
第八章	夫妻陌路·····	171
第九章	情海波澜·····	191
第十章	大漠风云·····	203
第十一章	痴人痴事·····	235
第十二章	奇才奇遇·····	258
第十三章	名驹归主·····	280
第十四章	玉猫从贼·····	301
第十五章	阁主离魂·····	325
第十六章	妃子销愁·····	346
第十七章	擒贼伸冤·····	369
第十八章	自刎明志·····	390
第十九章	玉虚观主·····	413
第二十章	缠夹先生·····	434

第二十一章	千古奇观	457
第二十二章	死里逃生	478
第二十三章	英雄逞雄	501
第二十四章	将军扬威	522
第二十五章	伊人何处	544
第二十六章	小楼春迟	564
第二十七章	恨不相逢未嫁时	587
第二十八章	悲莫悲兮生别离	608
第二十九章	杀气腾腾	630
第三十章	魔难重重	651
第三十一章	悬崖逼供	673
第三十二章	追踪查证	694
第三十三章	宝藏秘图	716
第三十四章	财神之墓	738
第三十五章	不同凡响	760
第三十六章	生死以之	782
第三十七章	火舌神剑	804
第三十八章	玉骨折扇	825
第三十九章	原形毕露	848
第四十章	母女之间	869
第四十一章	各有千秋	891
第四十二章	恩怨难言	913
第四十三章	壮志争雄	936
第四十四章	帝疆驱魔	958

第四十五章	金蝉脱壳·····	981
第四十六章	道长魔消·····	1002
第四十七章	廿年之约·····	1024
第四十八章	老少两绝·····	1045
第四十九章	圣雄之逝·····	1069
第五十章	人间尤物·····	1090
第五十一章	诗情鞭意·····	1113
第五十二章	红颜祸水·····	1134
第五十三章	一睹为快·····	1157
第五十四章	用心何苦·····	1178
第五十五章	吟诗考武·····	1201
第五十六章	儿女英雄·····	1222
第五十七章	无名身世·····	1245
第五十八章	回头是岸·····	1266
第五十九章	洞天福地·····	1289
第六十章	帝疆争雄·····	1309
代后记	一代宗师司马翎·····	1334

俠

1 池中之龙

时值隆冬，又下着毛毛细雨。虽是在江南地面，仍然冷得怕人。位处湖州西南数里的乾元古寺，平素香火甚盛，近日因天降雨湿之故，寂静异常。到了中午时分，细雨中但见三骑缓缓驰来。驰到乾元古寺山门，马上的人纷纷下马。

这三人都戴着斗笠，其中两个年青男子身上披着英雄氈，都长得猿臂蜂腰，气宇轩昂。还有一人却是个女子，身上罩着雪白鹤毛斗篷，脚下登着纤小的鹿皮靴，踢蹬下马之时，动作不仅敏捷，犹且优美动人。

他们把马系在山门外，脱掉斗篷挂在鞍上，这时可就见到那位姑娘敢情用一条雪白丝巾笼住云发，并且把面庞的下半截用丝巾围住，是以只见到她那双细长入鬓的翠眉和翦水双瞳，以及纤巧挺直的鼻子。但光是上半截面庞，已经美艳绝伦。

他们走入山门，沿着石板路进去，但见苍松古柏夹植两边。一旁还有水池假山，四周种有各式各样的花卉，浮动着一片幽雅情趣。

这一女二男经过一座小亭时，那个姑娘脚步微滞，向小亭注视。那儿一个蓬头垢面的人坐在亭边，上身靠着亭柱，双腿却伸出了亭外，因此被蒙蒙细雨打湿腿脚。

这人上边穿着一件破旧的老羊皮袄，下身的裤子甚为单薄，此时因被雨淋湿，都贴在腿上。脚下一对破鞋，显出十分落魄潦倒的样子。

他的头虽是靠着亭柱仰起，但由于头发蓬散，面上污垢不堪，

所以到底长相如何？谁也看不出来。

那姑娘右边的男子道：“这厮八成是个疯子，玉姬小姐请吧！”此人声音宏亮，虽是平常说话之声，却已震人耳膜。

另一个男子也接口道：“祈兄说得不错，玉姬小姐虽然天生一副菩萨心肠，但这么一个疯子却无法帮助！”他的话声柔和缓慢，与常人大不相同。

玉姬小姐点点头，轻叹一声，便举步当先向前走去。走了七八步之后，那个姓祈的男子突然碰一碰并肩而行的人，道：“辛兄瞧见没有？那厮一直没有睁开眼睛，倒像是病得没有一点气力！”

姓辛的男子道：“等会儿给他一点银子就是，不过一个疯子就算再活一百年，也没有一点意思，祈兄以为对也不对？”

正说之时，已到了大雄宝殿前面，那两个男子突然分开绕向殿后，刹时消失踪影。

那位玉姬小姐自个儿，步入大殿之内，一直走到佛像前的供桌旁边才停住脚步。

转瞬间寺中突然升起嘹亮的钟声，悠扬地响了五下。于是寺内四处出现了不少和尚，不久，大雄宝殿中，聚集了八十余个僧人。这些僧人虽然都讶异地望着那遮住一半面孔的美女，但没有一人出身询问，很快就排列好，分为两边，当中留出一条道路。

片刻之后，四个身躯雄伟的和尚拥住一个年约五旬的僧人进来。他们在当中的通道走过时，两边的和尚们个个合十向他行礼。

那个年约五旬的僧人凝目望着玉姬小姐，面上流露出迷惑的神色。他一举手，后面四个大和尚登时停步。只有他独自走到玉姬小姐面前，缓缓道：“本寺规矩是钟声五响，全寺僧侣均须集合在大殿中。但贫僧并无下令召集全寺僧侣，这五下钟声的由来，请问女檀越可得知么？”

玉姬小姐的眼光一直瞧着每一个进殿来的僧人，此时突然答非所问地道：“全寺僧侣都聚集在此殿之中了？当真没有一个不到

的么？”

后面那四名大和尚其中之一应声道：“禀告方丈大师，本寺大小僧侣，一共八十七人，全部到齐！”

玉姬小姐颌首道：“那么真对不起，我捐助本寺香油五十两，请恕我骚扰之罪！”她取出一张银票，递给面前那个僧人。

在当时五十两银子非同小可，但正因这笔银子数目巨大，更加令人感到惊诧不解。

那方丈大师并不伸手来接，道：“女檀越只须说出原因，贫僧如若认为有理，便无须破费！”

玉姬小姐把银票放在供桌上，道：“对不起，我要走啦！”她果真举步走去。那方丈大师竟不移开身体，因此她只好停住脚步，不然可就撞到僧人身上。

那僧人双眉一挑，双目中射出光芒，冷冷道：“女檀越如不说出原因，贫僧决不闪开！”他说完这话，在他身后那些和尚突然纷纷移动，把当中的通路缩剩两尺宽，这一来她如果要冲过去的话，势须把那僧人推开，然后还得连闯四关。

她长眉一皱，样子却十分好看，道：“你们是出家人，脾气何必这么执拗？我可不想跟你们动手……”

那方丈大师突然仰天冷笑道：“女檀越既敢来小寺生事，定然身负绝技，不把贫僧放在眼内！贫僧只想请教一句，女檀越是冲着贫僧而来？抑是冲着贫僧师门金陵甘露寺而来？”

她摇摇头，道：“都不是，好吧，我把原因告诉老师傅你，但你听了之后可得让我出去！”她不等人家答话，又接着道：“我只是要看一看贵寺所有师傅的面貌，实情如此，老师傅让我走吧！”

那方丈大师愣了一下，道：“为什么要看本寺僧侣的面貌呢？”

玉姬小姐道：“对不起，我不能再奉告了！”

那方丈大师口中嘿嘿冷笑，眉头皱了又皱，总是想不出一点

道理，目光一掠，忽然有了主意，道：“就算你说的都是实情，那么女檀樾的面貌也让贫僧看一看如何？”

玉姬小姐眼中射出惊慌之色，连连道：“使不得，使不得……”僧人冷冷道：“为何看不得？”玉姬小姐定一定神，道：“真的不行，你看了之后，立刻就死！”那僧人冷笑道：“岂有此理？贫僧非看不可！”

那玉姬小姐双眉蹙蹙，样子显得既美丽而又楚楚可怜，道：“老师傅，请不要迫我，我求求你……”她简直是向那住持僧人哀求起来。

那僧人似乎被她哀求打动，神色之间弛缓下来。但突然面色一冷，道：“不行，贫僧如果就此罢手，人家一定以为我乃是怕死之故！”

他迫前一步，又沉声道：“女檀樾自己解开？抑是要贫僧出手强行揭开？”

玉姬连忙道：“不要你出手，如果你一定要看，我自己动手就是了！”她的话声之中，流露出惊慌之情，似乎生怕对方逞强动武！

那住持僧人大惑不解地凝视住她，他虽然已是出家人，心中没有情欲之念。可是这个神秘的女孩子实在是越看越美，因此对于她何以一定要遮住一半面庞之谜，怎样也猜想不出一点头绪。

他道：“女檀樾贵姓大名？是何人门下？”

玉姬道：“我姓凌，名玉姬，谈不上是什么人的门下，这句话老师傅你大概不相信！请问禅师法号？”

那僧人点头道：“不错，女檀樾的话难以置信，贫僧法海，系金陵甘露寺第六代弟子，现任乾元寺住持之职。女檀樾纵然不识得贫僧之名，大概总知道‘甘露寺’这个地方吧？”

凌玉姬道：“甘露寺的鼎鼎大名，我当然知道。但法海大师你让我离开行不行呢？”

她的口气之中已表示不识得法海禅师的声名，同时提到“甘

露寺”三字之时，虽然加上“鼎鼎大名”这一句，却显然是随口恭维之言，并无丝毫崇仰敬畏之意。

法海禅师因此心中大感不快，不过这凌玉姬屡屡哀求，却又使他有意放弃看她全貌的企图。他沉吟一下，道：“贫僧请问一句，女檀樾适才说，如果看了你的面貌，立刻就死这话可是当真？”他心中已经决定，假如她回答不是当真的话，就让她离开。只因她到底是个美貌女子，而他却是一个出家人，假如硬是迫她揭开面巾，到底不成体统。

凌玉姬毫不犹豫，颌首道：“当然是真的，我从来都不骗人！”

法海禅师气往上冲，冷冷道：“这样说来，女檀樾苦苦哀求之意，竟是为贫僧的性命着想了。”他故意讽刺她几句。

谁知凌玉姬居然点点头道：“禅师说得太对了，我就是这个意思……”

法海禅师登时怒形于色，疾跨一步，已迫到她身前三尺内，沉声喝道：“贫僧偏不怕死，非看不可！”伸手就向她面上抓去。

凌玉姬发急地道：“请不要这样……”话声中但见她轻快得有如行云流水般绕到法海身后。她动作迅快绝伦，全殿僧人都看不清她怎会忽然就站在住持大师后面。

法海禅师疾然掉转身躯，目光锐利地凝视着这个奇怪的美女。

凌玉姬流露出惊慌的神色，道：“禅师不要动手，我……我让你看就是啦！”

法海禅师实在闹不清这个美女到底是真的惊慌呢？抑是故意戏弄他？是以并不置答。

凌玉姬蹙敛眉黛，显出一副被迫无奈的样子，忽然间星眼中涌出两点泪光。低声缓慢地道：“我不想杀死你，但你定要迫我这样做……”

法海禅师冷冷道：“贫僧不相信死得这么容易！”

凌玉姬含泪道：“那就请你揭起这丝巾吧！”

法海禅师暗中运功行气，护住全身要穴，然后伸出右手，小心翼翼地拈住那条缠搭到她颈后的白丝巾，轻轻揭了开来。

全殿八十余名僧人都瞧见那美女的背影和住持大师的面孔，忽见那法海禅师露出十分惊讶迷惑的神情，伸出舌头舔一舔嘴唇。

突然间，法海禅师两眼一翻，咬牙闭嘴，向后便倒。全殿登时一阵大乱，那四名大和尚疾如星火般扑过去，两个看守住凌玉姬，另外两个却俯身查看法海大师。其中一个哑声大叫道：“师父已经归西啦！”

这一声嘶叫，立时把全殿的骚乱都压下去，那八十余名僧人全都鸦雀无声。

凌玉姬见那四名壮健僧人气势汹涌，她虽然早就已经掩住下半截面孔，可是那对翦水双眸之中，仍然把内心的惊慌凄楚表露无遗。

殿门外陡然出现两人，迅如飘风般急掠入来，转眼之间已越过众僧，纵落在凌玉姬身侧。这两人落地现身，原来是陪她入寺的那姓祈和姓辛两男子。

姓祈的男子洪亮地大喝一声，殿瓦为之震动，众僧但觉耳鼓嗡嗡而鸣。那姓辛的缓缓道：“哪一个不要命的就动手！”

他说话声虽然不高，但全殿近百名僧人无不听得清清楚楚，而且被这阵话声震得耳膜生疼。

那四名大和尚虽然知道这两人内力造诣不同凡响，能够借声传力使屋瓦震动及令众人耳鼓生疼。但此时个个热血沸腾，仇恨填膺。四个人倏地分为两组，分袭祈辛两人。

那四个大和尚身手不凡，拳掌上招奇力猛，而且奋身扑攻，一上手就把祈辛两人迫追七八步之多。

那个姓辛的稳住阵脚之后，冷冷一笑，道：“祈兄可要兄弟帮忙？”

姓祈的男子洪声大笑，道：“辛兄自家多加保重，兄弟自会打

发他们——”

这两人的对话不但针锋相对，甚且出手之时也似是在比赛武功。但见他们齐齐逞勇反击，迅发数招。只听两声惨叫起处，一边一个大和尚齐齐横飞开去，坠落在丈半以外的地上。

凌玉姬自他们现身后，就收敛了惊慌之色，但仍然悲哀地注视那法海禅师的尸体。这时候被惨叫之声惊动，转目一瞥，急忙叫道：“他们都是甘露寺的僧人呢？”祈辛两人听了这话齐齐长笑，那笑声都是表示不怕“甘露寺”的意思！

狂笑声中，那姓祈的男子左掌划个圈子，右手一拳从圈中捣出，手法迅快绝伦。那大和尚既不能闪避，又不能招架，眼睁睁的让对方一拳打中中心窝，登时口中狂喷鲜血，身躯飞坠于寻丈以外的地上。

同时之间，那姓辛的男子双手齐出，使出一招诡异招数，双掌忽拍忽拿，令人眼花缭乱。那个和他对敌的大和尚登时心神大乱，姓辛的男子底下突然飞起一脚，踢中胯下要害，大和尚当场惨叫一声，人也腾空飞起，跌坠九尺以外的地上。

这两个男子几乎是在同时之间先后结束了那四个大和尚的性命，看来似乎武功不分高下。

凌玉姬眼光扫过地上几具尸体，心想这些人刚才还是龙腾虎跃的活人，现在却都变成毫无知觉的死尸。心中突然一阵惨然，双眼泪水有如珍珠般直掉下来。

殿中八十余僧人个个面色如土，脚下都是有退无进，不知不觉之间，腾出一大片空地。

姓祈和姓辛两个男子威风凛凛地环视众僧一眼，姓祈的洪声喝道：“你们哪一个去甘露寺报告的话，可说这五人乃被我祈北海所杀，听见了没有？”

姓辛的男子立刻接口道：“祈兄一个人出尽风头，未免太把兄弟冷落了！”

祈北海洪声大笑道：“辛兄敢作敢为，胆力过人，竟不怕得罪金陵甘露寺，兄弟自然不敢掠美！”他转面又向殿中群僧道：“这一位是辛龙孙兄，我们都在江湖上走动，不愁找不到我们！”

全殿僧人噤若寒蝉，没有一人胆敢答腔。

那辛龙孙祈北海杀人之后，意气飞扬，忽见凌玉姬泪珠大滴大滴地掉下来，不觉迷惑诧异相顾一眼。辛龙孙道：“玉姬小姐何故这等伤心？”

凌玉姬翠眉紧皱长叹一声，道：“人死不能复生，事至如今，我也无须再责怪你们手底毒辣。不过听说甘露寺的能人甚多，我们还是赶快走吧！”

那祈北海辛龙孙两人虽然都露出不以为然之色，但似乎都不敢违拗她的话，默然跟着她走出大殿。

在蒙蒙细雨中，他们又经过那座小亭，但见那个蓬头垢面的男子仍然闭目倚柱而坐，动也不动。

他们已走过去四五步，祈北海突然想起来，探囊取出一锭银子，大约有三四两重，扬手抛在那男子身上。他出手豪阔，毫无吝惜之色。

那蓬首垢面的男子这时动弹一下，睁眼见到那锭银子数目不少，顺手放在口袋里，抬目向那一女两男的背影望去。一望之下，这个毫无生气的男子眼中突然射出奇亮的光芒，蓦地跳起身，向那三人追去。

这时那辛龙孙和祈北海都抢先数步，准备出山门后好替凌玉姬解马取笠。那男子追到凌玉姬身后，陡然伸手搭住她的香肩，把她身躯扳转过来。

祈北海辛龙孙听到凌玉姬惊叫之声，齐齐回顾。这两人动作迅快绝伦，目光到时，人也纵到那男子两边。

那男子瞧见凌玉姬半截面庞之后，眼中光亮早已消失，面目间又回复先前那等呆板和没有生气。

祈北海和辛龙孙一人扣住那男子一条手臂，暗运内力捏去。他们指上功夫非同小可，这一扣就算是铁石也得凹裂。那男子登时惨哼连声，疼得头颅直向后仰。

凌玉姬眼中泪痕未干，此时见了这种情形又惻然动心，连忙道：“两位别这样，放了他行不行？”她的一声一笑，片言只语，俱蕴含着如水柔情，自然有一种令人不忍抗拒的力量。

祈北海和辛龙孙果然放开手，辛龙孙道：“这个疯子本该处死，若不是玉姬小姐吩咐，马上就要他的命！”

祈北海道：“不错，目下太便宜了他啦！”

凌玉姬望着那男子，柔声道：“你可是住在这里？”

那男子摇摇头，双目低垂，望着地上。

凌玉姬道：“你这样子会招凉生病的啊！你贵姓大名？是何处人氏？”

那男子仍然垂低眼睛，一言不发，只摇摇头算是回答。祈北海勃然大怒，扬手就给他一个大嘴巴子。他的手力何等雄浑，一掌过处，但听清脆一响，那男子身躯不由自主地旋了两圈。

辛龙孙好像不肯让那祈北海占一点便宜，突然一腿踢在那男子屁股上。那男子踉跄直掣出去，噗通一声，一交跌在七八步外的水池之内。

那水池并不深，只有四五尺水，那男子沉下之后，一会就站起来冒出水面，恰好高出池边两三尺。他似是被池水弄得眼睛作疼，所以不住用双手擦去面上的水珠，又拨起头发，压干发中的池水。

凌玉姬等三人但觉眼前一亮，原来这个蓬首垢面的男子一拨起头发，抹净脸上污垢，居然变成一个唇红齿白，面如冠玉的美少年。看他的年纪，最多只有二十三、四岁。

由于这个变化太大，所以予人的印象特别深刻有力。凌玉姬以是怜惜起这个丰神俊逸的少年，竟然沦落到这种地步，不觉伸

手摸出一张银票，走到池边，道：“这儿是一百两的票子，你拿了去就可以好好过日子啦……”

那男子站在水池内，缓缓抬起头来，看了看她手中那张银票，然后再把头抬高一点，望住她开口道：“承蒙姑娘矜怜，盛意心领就是，银票请收回去吧！”

他一开口又使凌玉姬大感震惊，只因这人不但吐属典雅，而且态度从容大方，显然属于斯文一脉，必曾饱读诗书，决不是疯癫之人。她惊奇地嗯了一声，道：“就算你不肯收下这一点银子，你也得赶快爬上来啊！是不是？”

那男子苦笑一下，又垂低目光。凌玉姬柔声道：“快爬上来，我拉你一把……”祈北海辛龙孙闻言一齐跃过来，一人揪住那男子一条手臂，一下子就把他弄出池外。

辛龙孙沉声道：“你叫什么名字？快说！”祈北海接口道：“你识相的话趁早回答，不然的话，哼，哼……”

凌玉姬生怕他们又出手打他，甚至杀死他，忙道：“算了，算了，我们走吧！”那男子忽然自语道：“名字？我叫什么名字呢？”说时皱住眉头，当真是一派苦思冥索的样子。

这个沦落风尘的美少年在自言自语和寻思之时，表情都十分真挚，一望而知出自肺腑，决无一丝半毫的虚伪。

凌玉姬等三人无不听入耳中，那祈北海和辛龙孙两人都讶惑地瞪住那个美少年，眼珠不住转动，显然都在推索内情。只有凌玉姬默然摇头叹息，说了一声“我们走吧！”转身当先向山门外走去。

辛祈两人连忙赶出去，分别上马，不久就回到城内一家最大的客店福升老店。他们早已定下三间上房，凌玉姬在居中的一间，祈北海在左边，辛龙孙是右边的一间。

辛祈两人把凌玉姬送回客店之后，两人匆匆再次出去，不过却是分头而走。

直到回来，一齐走入凌玉姬房中。凌玉姬瞧瞧他们的面色，就失望地叹口气，道：“今日又白白使两位辛苦了！”

祈北海道：“抱歉得很，我虽然踏遍半城客店，细细访寻，却毫无消息！”

辛龙孙道：“玉姬小姐不可过于焦虑，这湖州府不过是第三个地方，并非最后一次，何须失望？照我们这个办法严密搜查，天下虽大，总有一日可以踏遍。除非那人已经不在世上，不然的话，辛龙孙担保给你找到！”

祈北海接口道：“我祈北海拚着一生不干别的事，也要陪着小姐继续搜寻……”

凌玉姬听了这些话，细细想了一阵，眉黛稍舒，道：“两位这样帮忙，日后不知如何报答才好，不过我忽然想到，你们这次抛乡别井踏入江湖之中，为的是要在武林中奋发争雄，如果为我误了前途，实在令我难以安心……”

辛祈两人异口同声道“不要紧”，那辛龙孙似是擅于窃伺颜色，立即改变话题道：“今日上午在乾元古寺殿外那个男子，起初说话之时不似疯子，但后来忽然变得迷迷惘惘，竟又和疯子一般，想起来真令人感到奇怪！”

祈北海道：“是啊，那厮看上去虽似快要死掉的人，但倒也十分捱得住揍……”

凌玉姬道：“我自幼略曾涉猎过医术之道，看他的神情言语，似是患了健忘症。因此他连自家姓名都记不起来！”

辛祈两人听了恍然大悟，辛龙孙道：“原来他什么事都记不起来，怪不得他跌落池中之后，忘了爬出来！”

祈北海道：“一个人到了这等地步，生不如死，早知道我给他一下重的，教他早点脱离苦海！”

凌玉姬道：“他还有得医治，不过也许医好之后比现在还要痛苦！大凡患上此症的人，有些是脑袋震荡过甚，有些却是受到极

大的刺激而致！假如他属于后者，一旦恢复记忆，岂不更感痛苦！”

辛龙孙道：“这话大有道理，那么说到最后，教他毫无痛苦地死掉也是对的啦！”

凌玉姬翠眉轻蹙，道：“你们两位老是提到杀人之事，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是生性残酷嗜杀的人！唉，今日在乾元古寺大殿上那一场情景，我此生此世都不会忘记！”说到这里，美眸中已涌现出泪光。

祈辛两人都不知说什么话才好，隔了一阵，凌玉姬幽幽叹息一声，道：“今日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杀人，这滋味真难受，假如那法海禅师不是出家人，家中还有妻子儿女，杀死了他真不知怎么办？”

房中的三人沉默了一会，祈北海突然道：“以前我本来不大相信小姐所说凡是揭开你面上丝巾的人立刻就死的话，但从今日之事看来，却不能不信了！”

辛龙孙接口道：“我也有此同感！尤其是那法海禅师乃是甘露寺派出来独当一面的人，武功定然相当高强，却也在眨眼之间便自倒毙，实在教人无法不信小姐的话！”

祈北海道：“玉姬小姐既然不肯示知不许窃看全貌的原因，可否惠告如何杀死那个和尚之法？”

辛龙孙接着道：“祈兄的话正是我心中的疑团，我们分明见到小姐你手不抬身不动，法海和尚就自行倒毙。而他尸身之上也没有一点伤痕……”

两个人瞪大眼睛，等那凌玉姬回答。凌玉姬转眼瞧瞧他们，忽又移开，黯然道：“我本来一直以为你们到后面敲钟，所以来不及赶回来制止那法海禅师的行为，谁知你们都在外面偷看！这样说来，你们不能算是好人……”

她说到这里，忽然情绪激动起来，提高声音急促地道：“你们